

羅素講演錄之四

伏廬筆記

社會結構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羅素講演錄之四

社會學

伏



80746904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結構學

羅素講演
伏盧筆記

第一講 今日世界混亂之諸原因

諸君：我今天的講題是『社會結構學』(Science of Social Structure)。這個题目的本旨，不如從前所擬『社會改造原理』的指示人以社會應該如何改造，而在用科學的態度，研究社會的結構，有什麼自然的公律在內。社會的結構，是依着自然的公律，而不是隨人的願望的；即論人之願望，也只是自然現象的產物。所以社會的問題，多半是科學的問題。

我在講論本題以前，要先表示我自己對於許多社會問題的態度。我是的著願與快樂，即各種科學文藝的發達，也必能臻從古未有的程度。我又相信馬克思的主張，社會的變遷，必依着科學的公律，要是有人擅把這公律違反了，一定非失敗不可。馬克思有一句話，為他的信徒常常忘却的，就是，



20.4
54

779



共產制度必與實業制度相輔而行。有了實業制度，自然能行共產主義，也自然非行共產主義不可；否則如原始基督教時代的共產社會，和自古以來所有烏托邦的主張，何以至今不能保存和實現呢？這就是沒有實業制度的緣故。

譬如中國政府忽然下一道命令，叫全國實行共產主義，我可斷定中國決不會有共產主義出來，因為無論你是政府的命令，也不能不受物質情形的限制。國內人民既沒有實業制度的訓練，又沒有關於這一方面的專門學者為之指導，雖政府命令也只等於無物。

講社會改造的問題，不但須問社會應該向什麼目的改造，尤須問社會的實在情形如何，改造應該用何種方法。勃拉克女士所講「經濟狀況與政治思想」是關於過去的，我這個講演是關於現在和較近的將來的。

上面是我一個大略的引子；以下要講入本題「今日世界混亂之諸原因」

(Causes of present chaos in world) 了。我先要問有什麼原動力造成今日全世界的紊亂，再要問有什麼方法可以平定他。從歷史上看來，社會的變遷，常如一治一亂，相隨輪轉的；但一轉一轉的下去，也自有他們的不同。正如聽一個什麼音樂的調子，一回二回三回下去的調子雖然相同，而於同調之中，自有他們的不同存在，或聲音加響，或樂器增多，或急迫而動人的感慨，或緩慢而怡人的性情。高到極點，然後平下來，重新再奏。今日的世界，正是一個調子將要奏完，而新調子快要起來的時候。我們但能放大眼光，看古來一代一代變遷的治亂，自能察出他的進步的趨勢。

古代歷史上的大國，如埃及與巴比倫，都為波斯所滅，波斯又為馬其頓所滅，馬其頓又為羅馬所滅，羅馬又為阿拉伯所滅，阿拉伯又為條頓民族所滅，一代一代的治亂相尋；一個文明消滅以後，必有一個長時期的停頓，然後再有新文明的產生，由產生而長進，由長進而衰頹，由衰頹而死亡，沒有能出此

例外者。今日歐洲的文明，已到衰老垂死的時候，新興的文明已有萌芽了。我們若用比較的眼光看往古來今的歷史，無論今之視昔，或後之視今，有兩件事情可以看出來的：第一，是知識的增多；第二，是組織範圍的擴大——尤其是國家的組織。從今日看古代，已有此不可掩之事實，再看將來，也還有同樣的無窮的希望。

但知識增多與國家發達，一方固是好事情的原因，一方也是壞事情的原因；試看戰爭一項，便因知識增多與國家發達之故而為禍愈烈。只因數國的小嫌隙，而能使全世界盡入漩渦，這不是壞事的原因嗎？至於好的方面，知識增多可為進步之條件，不待說了；國家的發達，看今日的狀況，止能說他是禍亂之原，那里說得上他有什麼好處？好處在什麼地方呢？除非把全世界成一大國，為國上的國；見什麼地方有亂，國上國便能出來用力維持秩序，防止戰爭的流弊。

不過全世界有密切的關係，也只是較近的事，從前並不如此。遠東的事，情歐洲本來不甚知道的；即論美洲，哥倫布未去以前，歐洲有什麼人知道呢？即論同洲的俄國，大彼得維新以前，歐洲又有什麼人知道呢？今日可不同了，牽一髮即動全身，世界各部，無不痛癢相關了。

這個密切關係的所以發生，即在實業制度的發達，和經濟狀況的改變；而他的根本，還在科學的進步。所以現代與古代不同的地方，只在科學智識多寡之不同，將來與現在不同的地方，亦只在科學智識多寡之不同；世界的變遷，全賴科學智識之增進。

大體看來，將來世界的能夠進步，是可以抱樂觀的。不過看近來的情形，實在可怕，即瞻望較近的將來，恐進步也還是很少。我們全世界的人類都應當各盡自己的力量，免除較近的將來的危險，使我們預期的進步，早日實現，愈早愈好。要免除這個危險，必須大家平心靜氣，剷除一切偏見，用科學

的態度，一步步的往前做去。

我們應該用科學的最好的知識，最好的理想，對於這問題有一個適當的研究，不要因許多反對的勢力而灰心！但對這問題，有一件事必須記着的：無論什麼政治的主義，要是沒有一般人民的信仰，總不會成功的。倘目前社會上一般的信仰，還集中在不該信仰的事上，那便是一般人還沒有懂得；要使他們沒有錯誤的信仰，換句話說，要使他們懂得信仰的意義，那非有適當的教育不可。現在大多數人都沒有平心靜氣的研究，只是以感情和偏見判斷一切是非，若先沒有方法把這一層去掉，則進步恐怕很難呢！

在今日的世界，理性和科學的態度，這兩件事比昔日尤為重要了。從前文明和思想沒有開展的野蠻時代，其秩序全賴宗教的信仰和社會的風俗為之維持；現在什麼人對於一種信仰和風俗，都取懷疑的態度，不肯隨便服從，因此理性和科學的態度自占重要的位置了。

這種懷疑的態度，歷史上看來，很有建設事業的功用。雅典的文明，就是科學昌明的出產品；雅典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滅亡了，到十五世紀時候的意大利，也與雅典人一樣，不肯輕信宗教的信仰，抱持懷疑的態度，其結果便是建立近世的文明。現在的世界也正如此，人們對於什麼事體都要問有什麼理由；有權的人把大多數人應有的權拿走了，大家便問他有什麼理由，有權者只以假理由回答他們，於是雙方的爭端起來了。

關於這種情形，有許多的例，如女子反對男人，小國反對大國，最重要的如勞動界反對資本家。這種情形，看去固甚危險，但也含着很大的希望。苟能如我們所願，將來被壓的階級，逐漸逐漸反過身來，而沒有劇烈的戰爭，使自古以來一切文明因之損毀，則和平幸福必無限量呢！

現在要回來問究竟有什麼原動力使世界入於混亂？這個研究，我現在且把自身立於戰爭之外，却不當作戰爭之一員，平心的研究他。許多原

動力當中，有正在一天一天增加的，有正在一天一天減削的，有的近來雖減削得很漸，而將來必終於消滅的。總括起來，現在日漸增進的有實業主義 (Industrialism) 與國家主義 (Nationalism)，而每一種當中，又有兩種變形，為壓制的人與被壓制的人所各自主張的。實業主義中有資本主義 (Capitalism) 與共產主義 (Communism)，國家主義中有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與最近美國威爾遜總統所主張的自決主義 (Self-determination)。

在這回戰爭的當中，所謂自決，能力只用在一面。例如俄國，只是對於不與他同主義的國家主張解放，但我想這是一種偶合。俄國的主義，是帶國際性質的，而自決主義却為國家主義的一種，所以不對的。

國家主義中操權力的一方面所主張的是帝國主義，被壓制而要求解放的一方面所主張的是自決主義；工業主義（或曰實業主義）中操權力的一方面所主張的是資本主義，被壓制而要求解放的一方面所主張的是共

產主義·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一方面，自決主義與共產主義又是一方面。今日世界的擾亂，就因為有這四種原動力在那里互相衝突。不過現在因為政治上及軍事上的種種戰爭，使許多人把一件事情忘記了：實業主義中兩種變形，和國家主義中兩種變形，表面上雖然互相爭鬪，實際上却是互相關係，且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現在先講什麼叫做實業主義。實業主義就是藉着資本而生產的一種制度。資本不是錢；但有錢可以買資本。資本是機器，鐵路，輪船等等。換句話說，實業制度就是先費了許多功夫製造器具，再藉這器具來生產，製造直接消耗的貨物，與從前專藉手工的不同。

所以實業制度只是用器具的習慣的擴大。第一個發明用鋤種田的人，他就是第一個發明向實業制度的路上進步。鋤不能當飯吃的，也不能當衣穿的，但用了可以省力，可以得到我們直接需要的東西。後此逐漸進步，直

到現在用大多數的人工，造大多量的機器，無非是實業制度的發展。用鐵路來做個例：造一條鐵路，要費上多少時間，多少人力，但不能立刻拿來吃，拿來穿，拿來住的。不過有了鐵路以後，吃的東西，穿的東西，住的東西，都可從他的上面運輸，人們自然能在直接享用的衣食住上間接受他們利益了。造路的許多人有誰供給他們衣食呢？他們自己是不能供給的了。於是要有富裕的人暫時供給他們衣食。無論什麼情形的社會，若要將來得到更為富裕的直接享用，非先暫時犧牲一點眼前的直接享用不可。

故一個社會若要興辦實業而有效，有幾件事體應該注意的：第一件，要從事合作的事情，必須工人有組織的能力，如建一條鐵路，不是一人一家所能成功的；第二件，要能耐苦，情願犧牲目前的快樂；第三件，要有相當的穩固的政治，使出資的人有所信託，否則如英諺所謂『任我們吃喝，因為明日我們死了』(Let us eat and drink for to-morrow we die)，還有誰肯投資呢？第

四件，要有技能精熟的工人因爲有許多複雜的工作不是尋常工人所能幹得了的；第五件，要有研究科學的團體，去發明及利用機械的創造。後一件在五件中最爲重要，因爲從前沒有科學知識，所以實業直到現在纔發達。

但有一件事情須得注意的，一個國家在初興實業的時候，經濟一方面，必是少數人壓制多數人的，除非借外債。拿貧窮來做個例罷，實業不發達的時候，生產自然不及實業發達後的得法，所以貨物沒有多餘，普通就把他叫做貧窮。既貧窮了，而猶要叫他製造不能直接享用的資本，如機器鐵路輪船等等，不是要更窮了麼？倘若自己不直接製造，却用本地出產的物品，去與外國交換機器鐵路輪船等等，則資本雖然有了，而貧窮如故。所以無論是自己製造，或是拿東西去與人交換，那直接享受的必需品總要減少；因爲本來窮了，再去化了時間精力及直接需要的東西，去換那不直接需要的機器鐵路輪船等等，自然更窮了。所以發展實業，第一步必定要感着貧窮

的。

要免除這個貧窮的狀況，只有兩個方法：第一，不要使實業驟然的發展，却使他漸漸的發展，若向外國買機器等等，也不要買得太快，把國內的必需品陡然減少了；第二，是向外國借款。不過要施用第二個方法，必須與外國和好纔行，若現在俄國的樣子，便只能走第一條路了。

其次，講到實業初發達的時候，其主權必操在少數人之手，這一層恐怕是免不了的。英國工人近來都主張自治，即最下等的工人也知竭力的宣傳，希望固是很大，但在俄國便不然了。俄國在十七十八的兩年中間，也很有主張自治，但現在的工場中，只是一人獨攬大權，事事均聽政府的命令罷了。

因此，英俄兩國的思想界當中，便生出兩個不同的意見，一方以為工人是可以自治的，一方以為工人是不能自治的；其實只因大家全憑着感情意氣，

互相爭論，而不以科學的方法，平心靜氣的研究罷了。英俄二國的不同，只在他們實業發達的時期不同，英國是已發達了，所以工人大家都提倡自治了，俄國是初發達的，所以工人一時還做不到自治的地步，譬如工業制度到了法國的樣子，自然可以行工團主義了。

在英國自己，實業初發達的時代，要不是借外債，亦一定不會成功的。因為在沒有實業的時代，工人本已苦了，再要他們去做工，直接消耗的物品減少，自然更苦了。這時候主張興辦實業的人不能告訴他們說，你們現在吃了一點苦，將來你們的子孫可以享受幸福了。所以貧人一定不贊成發展實業的；英國要是在實業初發達的時候便將權柄落在貧人之手，他的實業一定不能發達到今日的地步；那時候工人趕到綿紗廠裏把紡紗機器打壞的事可以做例證的。非但這一層可以為發展實業的阻礙，即論大多數人沒有公共辦事的習慣，也足以害事的。在手工業時代，只是一人或一家的範

團罷了，把這個小範圍擴大到大多數人的工業時代，一定非先有一種訓練不可的。

要是先有少數操權力的人能使大多數人不得不如此做，後來習慣養成了，即將少數人去掉時也能照樣的做了。政治也是如此，先有專制的君主，由他定出種種法律來，叫大多數人怎樣怎樣的遵守，後來大多數人漸漸遵守法律有了習慣，漸漸覺悟他們只要有法律政治，君主也可以不要的，於是把君主趕跑了。這個話初聽去，似乎美國應該除外的，因為他從來不曾有過君主；但我說美國人民的政治習慣，也是十七世紀英國的政治下面養成的，否則只有散散漫漫的數千數萬人，決不會無緣無故的生出一個民主政治來。

所以我對於世界國的希望，在他能自己生出來的一方面，未免很少。他的產生，必先有一國或數國出來提倡，對於全世界一律平等的看待；等到習

慣養成了，再把這一國或數國也去掉，成爲世界國。

實業上也是如此，當初總不免有點專制的事情，無論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都一樣；俄國是行共產主義的，但實業不發達，所以專斷不在資本家而在政府。

無論那一國，可以說都跳不出這個通例的。不過資本家與共產主義者的爭端，因政治而愈益加甚，把兩方面的密切關係完全忘了。俄國現在的情形，與英國當初甚爲相近，——工作苦，時間多，壓力大，不准罷工。所以無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實業初發端時總不免如此。

共產主義的好處，就在社會一發達了即可實行；如近日的英美，要是能够好好的實行共產主義，不經過劇烈的革命，把古來一切文明打掉，我想以後一定只要成人每天做四五小時的工，便可以安閒度日了。此後更用不着什麼中央集權的管理，人人都已有了教育和經驗，可以管理自己了。

我想實業發達的國家，倘能漸漸實行共產主義，必可免除太激烈的階級戰爭，這一層在歐美多半可以做得到。但在實業程度未到的國家，名義上無論如何好聽，但因多數人沒有教育，又沒有實業的經驗，還是免不了被少數人的專制的。

上說如果是真確的，那麼實業主義中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現在雖然有劇烈的爭端，而根本上二者實有相近之處；機器既發達衆多了，工人的技能又有相當的訓練了，組織又有相當的習慣了，自然非實行共產主義不可。否則有兩個國家，一個是奉資本主義的，一個是奉共產主義的，而實業都不發達，以之比於第三個實業發達的國家，我恐那兩個不同主義的國家一定很相像，與那第三個倒反而不相像。

下次專講實業主義，不管他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看他有什麼固有的趨勢。因為許多人把這一方面的研究太忽略了，所以共產主義者專罵資

本家如何如何的不好，或者只是實業制度的流弊，而他們自己說得如何如何的好，也或者只是實業制度的長處。

第一講 實業主義之固有的趨勢

上次講述「今日世界混亂的原因」在乎有幾種重要的原動力，並且瞻望最近的將來，恐怕還有更壞下去的趨勢。這原動力最重要的兩種就是實業主義與國家主義，而每種中又各有兩種，在實業主義中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國家主義中為帝國主義與自決主義。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是一方面，有強力的人主張的共產主義與自決主義，又是一方面，被壓制而要求解放的人主張的。今日世界的混亂狀態，全是這兩對勢力互相衝突的結果，就是再往前看二三十年，也許還是這兩對勢力衝突的世界。

上次又講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當中實有相同之處，因為二者同為實業主義；國家主義中的二種也如此；特以現在政爭兵爭太甚，人們全為感情所

迷惑，反把他們當中相關的部分忘却了。現在我要講的是，無論為資本主義，或為共產主義，只要是實業主義，一定有那幾種免不了的固有的趨勢。譬如今日的中國，是在實業制度沒有發達的時代，與西洋各國不同；這個不同並不在乎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却只在乎實業的發達與不發達。一旦中國興起實業來了無論其第一天即行共產主義，這幾種趨勢也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今天的題目叫做『實業主義之固有的趨勢』(Inherent Tendencies of Industrialism)。

要研究政治經濟的原動力，必須學物理學家的方法，把他一件件的分析開來。固然，這個結果並不是只有一個簡單的原動力造成的，但倘能用分析的方法來把他研究，自然許多的力都能明白了。國家主義的趨勢，比較實業主義容易知道，只是往外擴張罷了；至於實業主義的發達，倘沒有外力為之阻擋，其趨勢便較為複雜而難明。後一層上次雖然也講到一點，但是

附帶的，沒有講得詳細，所以今天特別提出來討論：實業主義要是沒有外力阻擋他，當發達到如何地位。

上次講到實業主義能夠存在的必要條件是：第一，工人須有大組織的可能；第二，辦事的人應該懂得犧牲目前的利益；第三，須有較為穩固的政治；第四，工人須有技能上的訓練；第五，須有高深的科學知識。現在要問：倘若這些必要的條件都有了，更沒有別種外力的阻擋，其發達將到如何地位。

所謂實業，不是說大興土木就完了，其特別處在乎能應用複雜的器具，減少人工的勞力。譬如渡河，當初只知道用擺渡，後來始逐漸發明造橋。這一個造橋與擺渡的區別，就可說是實業主義與不是實業主義的區別。要是過渡的人少，自然是擺渡較為省事，但倘一天過渡的人多了，雖先費了許多力來造一條橋，但以後大多數人都能很省力的享用了。不過這造橋的事業，也必須在治安的時會纔行，否則除了急用，今天不知明天事，誰能鼓勵堅

惡的精神，犧牲目前的利益，來造那不能直接享用的橋呢？實業主義的

要素，即在犧牲許多時間精力，用在製造不能直接享用的工具上，但將來一切大多量的直接享用的貨品，自然能從這工具上出來。

實業發達之後，第一件重要的趨勢，就是使社會成爲有機的了。實業愈發達，社會的組織也愈成爲有機體。例如人，是一大堆的細胞組成的，而同時原生動物亦爲一大堆的細胞，不過沒有組成有機體罷了。原生動物一個細胞便能管到他生活上的一切事體，在人便不成：眼只能管看，耳只能管聽，要害處受了傷，全體細胞便只能連累而死，沒有獨立存在的能力。

有機體當中，每個細胞雖然犧牲了自己的獨立，但可以協力以圖生存，所以有壞處也有好處。一個要害的地方受傷，全個有機體便死，這固然比原生動物較爲危險。但他的好處，在乎他所做的事業，比原生動物的大而且多。對內他能蘊蓄得很豐富，對外他也有應付環境的種種機能。社會的

現象也是如此。在幼稚的遊牧和農業時代，家家都是獨立的，生活的需要都由自己做出來；實業制度的下面可就不同了：自己的生活的需要，要靠人家供給，而自己又去供給人家的需要；這樣互相交換，纔能生存在實業制度的社會。

在工廠中，工人不能獨立生存的，必須有別人給他衣食住；這一層固然不必說了，就是在一個工廠以內的各部分，也何嘗能獨立的：小至一顆螺絲，也非有許多人轉手不成。至於資本家，更不消說是靠着工人的了。所以個人，無論其為勞工與資本家，都不成爲經濟獨立的單位。即今日進步的農業，也有這個趨勢，一切工作，如運輸肥料，散播種子，都必有多數的人造了機器，然後能有利於用。所以個人爲經濟獨立的單位，即在農業中也是不成的了。

實業發達的社會，與人一樣，要害處受了傷，便足以致他的死命。例如電

汽廠，是許多事業的原動力，電車，電燈等等，都靠着他發動，一旦受了傷，則凡有用他電力的事業都停頓了。所以這種組織複雜的社會，一處受傷，為害於全體者不小。

越是有機的社會，政府也越加重要。因為個人的行為，影響於他人者甚多，而他自己的自由倒反而減少了，一切任性的生活亦為所拘束了。至於有什麼方法保存個人的自由，這一層到下次再討論。

個人的自由，雖因社會組織的複雜而受了限制，但也有好處，就是實業發達以後，生活必需品的分量增多，作工的時間可以減少，因而個人的自由也受着好處了。大凡人類的欲望，每受兩種勢力的限制：一種是有機的社會，又一種是自然的環境。實業發達以後，有機社會的限制雖然增多了些，但自然的限制如衣食住等等，可以因而減少了。自然環境的限制之最可怕者，莫過於生命的危險。多數動物因為不能與自然奮鬥，至於餓死，人類對

於這一層大概可以免除了。但在實業未發達的時代，幼稚的人們，都因為要做他們免除受餓的事，把一切人生應該做的求知，求美，感情的享樂等等生活都忽略了。

這種實業不發達的社會中，固然也有少數人，如皇帝，貴族，教士等，因為生活的豐富，能從事知識思想的生活；但在實業發達以後，因為生活必需品的增多，綽有餘力可以不專事於物質的生活，而轉向科學，教育，美術，甚而至於戰爭等奢華的生活，因為免了生存競爭的限制，可以自由發展精神的享樂了。

這也與有機動物及原生動物的比例相同。原生動物一個個的細胞都能獨立的，但人不能有一部分的獨立，眼只能司看，耳只能司聽，旁的事不能幹了。而其好處則在他的對外的反應，有原生動物所做不到的能力。內面生活豐富，對外能力增加，這是有機動物與實業發達的社會一樣的。

人對於自然的拘束既然釋放了，便可以專做人的生活了。人不是專為生存的，這便是異於禽獸的處所。人當於求生存之外，做許多與生存純粹沒有關係的事體，如求知，求美，及一切別種精神方面有價值的事。我想，人過了多少年，吃了多少飯，製造了多少與他相像的小孩，難道如此就算了麼？

實業制度不發達的時候，生產的效力不大，多數的人也只是這麼過去了，但現在應該覺悟，脫去物質生活的限制，做人生有價值的事了。

什麼叫做文明？其定義可以說是：要求生存競爭上不必要的目的——生存競爭範圍以外的目的。古代文明，第一次發原於埃及巴比倫大河出口之處，其地土壤膏腴，宜於農作。由農業發生文明，這一層勃拉克女士已經講過了，我現在要講的是由實業發生的文明。即如農業，若無科學的知識，則同是一地，一年兩年的儘種下去，數年以後，地力盡了，文明也無發生的機會了。

在膏腴的地土，如長江黃河的下流，一人工作出來的，不止供給一人的需要，於是有少數人得着閒暇，可以從事於知識思想的生活，如文字，算術，天文等，均為後世文明的基本。但在這時候，雖有少數人從事文明的事業，其大多數人作工，還非一天到晚的勞苦不可；科學，哲學，美術，固然也有人注意，但只是少數幸運的人。而在實業發達時代，生產必需品既然增加，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人只要每天四小時的作工，餘剩的就可以從事知識思想的生活了。有人說，正因閒暇可以促進文明，所以社會應該有不平等的組織，使閒暇階級的人可以從事文明的事業。但這個議論在目下却說不過去，因為要是沒有大禍，把文明全都毀掉，却用共產制度來作最後的解決，則斷沒有理由說人人不能占得文明的一部分。

文明普及於人人，這一層在實業制度時代還不能做到極點；倘不能實行共產主義，則並這一層希望也沒有。因為資本制度本沒有這個趨勢。但

比從前沒有實業的時代已經好了，例如普及教育一事，實業時代的人以為受教育的人多則在事業上愈加得力，於是盡力振興教育。凡是世界上實業最發達的國家，其教育也必最普及；沒有實業的國家便做不到。因為教育的兩面，教師要是沒有實業制度，必須自己供給生活上的必需品，即不能專心從事教育，小孩要是沒有實業制度，必須幫助他的父母工作，也不能專心從事學問。所以看重教育，也是實業主義中固有的趨勢。

從教育再生出別種結果來，第一種就是政治的民治 (Political Democracy)。這一層倘工人階級沒有教育，要行也做不到，但倘工人階級有了教育，則要不行也做不到。我所謂民治 (德謨克拉西) 並不一定指代議政治；俄國蘇維埃的制度，根本的說起來，也很合於德謨克拉西的。我所謂德謨克拉西，是平常的男男女女，都有一份在政治上基本的權力，雖然少數例外的人，要推翻大多數人心願建立的政治，也未始不可用一種特別的理由對待的。

所以政治的民治（或曰政治的德謨克拉西）也是一種實業主義之固有的趨勢。

實業發達，固然減少個人對於社會的自由，但能增進對於自然的自由。人不特在社會中，即在公司中辦事，也看得出他是何等拘束！但他對於衣食住究竟變成不重要的條件，不必用力去掙扎了。所以個人需要的事，在實業制度中，漸漸為社會的行爲所支配，而社會的行爲，也漸漸不為保持生活的必要條件所限制了。因此，個人的感情，能產生藝術和幻想的，逐漸死去，而社會的感情，能產生戰爭，公共衛生，基本教育的，逐漸擴大了。

個人的自由受了限制，第一件連帶而來的，便是個性的喪失。在實業最發達的國家，例如美國，一個人與別一個人沒有特殊之不同的；怪僻是討人厭的，而每個男人和女人都竭力想和他的或伊的鄰人一樣。他們的衣服，房子，用具，都是整千整萬從一個模型出來的，不如從前手藝時代的各有所

的個性，而他們那班男男女女的人呢，也似乎漸漸的在那裏逼近他們的用具，個個都越弄越像，好似造物者也在天上採取了工業的方法，在大機器中造出一個個都相像的美國人！

在這種社會當中，藝術，文學，和個人的感情，一定減少，因為個人的自由全為社會限制了。關於這一層的理由和怎樣對待的方法，以後再講；現在再講一件關於本題的，與幻想（Romance）的消滅有連帶關係的。

大凡本能發展，倘受了限制，必要再向他處找尋出路；幻想的本能也如此，不讓他自由發展，便轉而為愛聽可怕的故事，悲歡離合的戲曲，和殺人的案子了。這種社會中，要是一天有個瘋人殺了自己的妻子，報上登載這件新聞，大家必都高高興興的觀看研摩，覺得字字都有意義。這個瘋人實在是個大慈善家，他來普救衆人的單調生活。他們雖也有這種本能，只因狃於劃一的規律的習俗，不敢發洩，於是找到報上的一條奇聞做發洩本能的出

路了。

論到戰爭，許多人都用不着自己去打，只因不耐煩於平常單調的生活，便很高興的來鼓吹開戰。他們以為戰爭比賽球賽馬更好看；其實現在的戰爭與從前大不相同，已是毫無意義，不過大家很機械的互相比較槍斃和人數的多寡罷了。但他們以為這樣一想，戰爭便沒有趣味，所以雖明知他是槍斃和人數之機械的比較，却不妨設想他和古代的兩個人騎了馬對打一仗。猶如羅馬時代的決鬥，四面都是皇帝王爺環着觀看。因此大家對於社會改造，也都贊成用劇烈的革命了。

實業主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結果，是因女人的雇用而致家庭的分立。女人的雇用生出兩個結果：一個是對於男人經濟獨立，不再做丈夫的從屬；還有一個是他們不能在家裏養育兒女。一夫一妻的舊婚姻制度，在實業發達的國家，現在還是根深蒂固，所以實業制度的影響不大看得出來。即

在美國，也還少見，因為基督教在美國也還不算是不普通的；但在歐洲，已很可以看出端倪，雖然有許多因為習俗的關係，還不便宜佈，其實他的程度已經是很深了。在經驗上可以看得出來，經濟獨立後的女人，已不滿意於舊式的婚姻制度，或忠心於一個男人，不過因為社會的輿論為之掩護，不甚明顯罷了。這種情形，一定日益加甚，因為原是實業主義中固有的趨勢。

在實業未發達的幼稚社會，富人以妻為財產，窮人以妻為與他共同工作的工人。農家的女人做許多農事的工作，工人的女人則在家管理家務，養育兒女。所以這時候無論在城鎮在鄉村，家庭總成了一個經濟的單位。但在實業發達的社會，女人也與丈夫一樣，跑到工廠裏去作工，把小孩放在學校，於是夫婦間之經濟的維繫完全打破了。在實業發達的社會，成人在飯館裏吃飯是很平常的；小孩又都在學校裏午飯或全飯；所以家庭裏的專務幾乎沒有了。

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從農業時代傳下來的婚姻制度，雖然還是照例奉行，但彷彿已經到了末日。女人們情願自己獨立，不情願靠一個人的富裕養活他們。對於子女，他們寧願與國家分，不情願與丈夫分。這個情形，一天一天只是加甚。不過諸君要明白，我所講的，並無所謂好不好，贊成不贊成，我不過說這些都是實業主義之固有的趨勢，實業主義一天一天的下去，這種趨勢也一天一天的呈露出來，除非另外設法把他阻止，使向別方面發展。家庭向來當作一個私權的範圍，可以逃避國家的甚而至於輿論的限制。舊時父母可用特別的態度以宗教或美術教育兒女；但在國家掌管教育的時代，自己教育兒女的固然很少，就是經濟上也多由公家來辦理了。因此，家庭的破裂，使個人完全靠着國家生活，而把精神省下來向他處發展。舊式的宗教，與實業制度不甚相合。固然，資本家因為運氣好，占了不公平的利益，一定很感謝上帝，而宗教家又是很守舊的，自然兩方合得起來，但

大多數的工人都反對的。工人的所以反對，我想或者因為傳教的人多半受富人的資助，傳教時不免流露袒護資本家的言詞，使工人胸中不快。但此說沒有充分的理由，因為工人要是反對舊教，何妨另立新教，如十七世紀之英國獨立派(English Independents)和中古時代及路德(Luther)時代鄉人之所為呢？況且他們要是願意建立新教，比較的很容易，只要找尋基督自己所說的話，便有許多與被壓制的苦人表同情的論調。但工黨中人何以從來沒有提起，却只抱着無神論(Atheism)與唯物論(Materialism)呢？可見別有更深的的原因無疑了。

我相信他的主要原因，在乎實業時代的生活，靠人力的多，靠天力的少，不比原始時代凡屬收成等等多靠天氣，易起宗教的態度。法國勃利當尼(Brittany)海岸，大西洋的風暴甚烈，所以那地方的漁人，為全歐人民之最。宗教態度者：海邊全是廟宇，越是危險的地方廟宇便越多，每個土角之上，必

有他的神廟，他的高聳的十字架到幾里路外的海面上還看得見。漁人將要下海的時候，他自己和他的妻都在神前祈禱，希望平安回里；等到一旦回來了，便大家大喝其酒，算是酬神。這一類的生活，是最與舊式宗教相合的生活。宗教最發達的地方，其人生的態度完全依靠在人力以外，只希望減少一點自然的破壞力。佛來壽 (J. G. Fraser) 在他的書『金枝』 (Golden Bough) 中說明基督教的^{大部分}導原於崇拜生殖的精靈，而宗教發生於希望土田的肥沃、求豐收、求雨、求晴等等，宗教中都曾經有過，可以拿來說明這個理由。

工業時代的工人，其成敗不靠天氣的變遷却純粹靠人們自己，而且很容易指定的。以前的人遇見旱了可以求雨，但現在的人都明白了，知道煤用盡了就是無論如何磕頭也不會生出礦苗來的。又如煤油，是當今一個重大問題，但倘摩西 (Moses) 能在石頭上打出煤油來，我們也只當他是地質

學上的事實，不是異聞。宗教的生存，必藉他相沿的舊習；從前確是必需的，但現在有新文明起來，宗教已無存在的地位了。現在實業的世界，人類生活盡行改變，宗教勢力一天一天的弱小，新知識也一天一天的發展。宗教雖也在那裏想和新知識同化，但是越同化，宗教的意味越淡，這便是漸趨滅亡的徵象。將來的世界，會不會再有宗教，這確是一個問題；現在馬克司主義很有宗教的意味，其教義固與現世的實業生活相適合，但不知科學進步的力量能够把他的宗教意味免掉否。

還有一個趨勢，是暫時的，改了共產制度以後就會消滅的，就是太看重生產的方法，而忘記了所以要生產這些貨物的目的。因為實業制度的要素，前面已經說過，是要費了許多時間精力，加增許多不能直接享用的工具，由這些工具再造出貨品來；所以大家都很注意方法和器具，却把他的總目的忘却了。對於無論什麼東西，只問他有什麼用，却不問他有什麼藝術的價

值。

例如造鐵路的人，大家都以為比旅行的人更為重要，其實造鐵路的目的無非是為旅行的人；讀書的人，大家都以為他是在那裏消磨時日，而同時造紙的人，排版的人，裝訂的人，圖書館編目的人，却都說是在那裏做正經的有價值的工作，其實這些工作的目的無非是為讀書的人；因為實業制度把中間的一段方法引得太長了，反把正經的目的忘却了。所以製造的工廠，只知道儘量的製造，不知道貨物的品性，只知道有什麼用處，不知道於人生有什麼價值。

這個情形，還是原於剛才所講實業制度下藝術與幻想(Romance)的廢弛。但是工業化的思想，其專講有用的趨勢，比藝術和幻想的廢弛來得更深；這竟把人類希望更好的世界的理想也打掉了。於是人們都以為人生最要的部分便是經濟，因為經濟的部分是關於生產和應用的。以現在的情形

而論，固然經濟的部分最占重要，但這是經濟界病的狀態；正如一個人折傷了腿，自然整日的記着，看作比他全身各部更爲重要，但一經醫好以後，仍舊能够好好的行走了，那一隻腿也立時忘却了。經濟情形也是如此，現在雖然看作重要，但一旦醫好以後，便應該忘却，不應該看作人生最要的部分。

我已說過，實業發達的社會，只要人人每天做四小時的工作，就可以安閒度日，其餘的功夫都可做別種事體。須知這個所謂別種事體，比四小時以內所做的更爲重要；科學，哲學，文學，美術，遊戲，旅行，都是人生最重要的事體！那四小時的作工，一做完便該忘却的。但是有許多笨的烏托邦家，却把經濟的生活看得十分重要：他們以爲所謂理想的世界，就是貨物的製造一天一天的容易，而把這些製造出來的東西大家均分就完了。至於還有多餘的功夫，應該怎樣享用，他們全不理會，全不知道；大概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四小時作工以外，儘是睡覺，睡了醒來再作工就是了！

這個結果，我以為不是實業中固有的，却是從商業態度產生的。共產社會的工業，只是社會的奴隸，不是社會的主人；這是共產主義勝於資本主義的根本理由。我要警告諸君，人不是專為製造物質的工具，却應該脫離物質方面的生活。人的真正生活，不在用食物塞滿他的肚皮，用衣服包滿他的身體，而在藝術，思想，愛情，遊戲，審美，和世界之科學的了解。倘世界果然更新，注意這些事情，而不專在物質的出產，那麼什麼幸福都可以享受了。

第三講 實業主義與私產制度

上次講演『實業主義之固有的趨勢』就是說，如果只有實業制度，沒有別的影響，他應該發展到如何程度；這是故意使他簡括一點的說法：提了一個，暫時擱起別個。現在要提出兩種別的制度，與實業制度很有關係的，就是私產制度與國家主義。這兩種制度，對於實業主義的影響很大；同時也為實業主義所影響。有這兩種制度存在，恐將來對於實業制度和世界的

文明有很大的危險。如何免除這個危險，這是我此刻所要講的。今天先講私產制度，下次再講國家主義。

私產制度也與宗教一樣，其來源遠在農業生活的時代；只因相沿久了，大家以為是必需了。此等處所，我勸諸君研究人類學 (Anthropology)。從古代文化史上看來，許多制度，看似必需的，其實只是生活狀況已經改變，從他發生的制度依舊因習慣而存留着罷了。研究人類學的功用，就是使人的眼光放大。

農業未發展以前，在畜牧時代，所謂私產制度者，只是誰有武力，誰能占據罷了。那時候沒有法律上的所有權利，其情形不是今日所能想像。到了農業時代，人纔知道占據土地，巴比倫的哈姆拉比 (Hammurabi)，始定出法律來保護私人的權利，這便是私產的起原；所謂私產，不一定指個人所有，其學校寺院等公共團體，也可以有私產，與個人所有的私產性質相同。歐洲中

古時代也有所謂共產村，對於財產，不分彼此，但也只能歸入學校寺院一類，因為他的上面還有國家爲之保護，並不是獨立的。俄國今日，也有同樣的共產村，其實也是私產制度。所謂私產制度者，就是國家法律承認這一份財產歸他享有。我們須注意，這所謂承認，不單藉個人的武力，而藉國家的法律，所以倘那主有私產的人能力薄弱時，他的背後就有法律出來替他說話。

國家何以能出來保護私產呢？因為他有武力。但這個範圍只限於國內；要是一旦國與國有戰爭的時候，便只能大家用武力，不能再講法律——除了用國際法，但現在還不是那時候。所以國家對於國內和國際的態度完全不同，一則用法律，一則用武力。國家用武力保護私產，只是防外患的，所以一旦此國爲彼國所敗，則國內一切私產，可以隨便亂搶，爲法律範圍所不及的了。

歷史上所有的國家，和眼前存在的國家，其來源都只是少數強有力者征服本地舊民族而成；歐，美，猶太，印度，無不如此。其間因民族文明有高下的不同，所以征服後的結果也不同。如美洲，土人居少數，征服者倒居多數；澳洲也如此，因為土人文明程度太低，所以白人一到，把所有的民族及文明都幾乎絕滅了。在歐亞兩洲，情形就大不同，因為被征服者的文明較征服者為高，於是征服者借了舊文明來發展他們的事業，所以民族雖被征服了，而文明依然沒有消滅。

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把較高的民族征服了，結果便分據他們的土地，用本地土人作奴隸來耕種，並做一切別的工作；歐洲的貴族就是這樣起原的。但在美澳不是如此：戰勝的民族到了那裏，漸漸把土人滅絕了，自己又不願做事，於是往別處去販了奴隸來做事；美國的販非洲黑奴便是一個例。我為什麼要注重這一層，就因為少數征服多數，佔據他們的土地，役使他們的

工作，就是私產制度所由起。

從這種制度，變到近古較為開通的思想，自由主義，其間進化的很漸。從前自己佔有了土地，教他人來代替他耕作，後來覺着這還是麻煩，遂想出更妙的偷懶方法，就是把田地租給別人，自己但收他的租稅；如此，既能得利，又可省事。後來貴族的兵力失去了，所有的田地，被鄉下人搶去；這時被壓制的人翻身佔據了土地，但結果與貴族一樣，各人把土地分散了，據為自己所

有。

後來商業製造發達了，除了土地的出產品以外，又有人工的出產品；於是當時人知道出產品的來源，重要在乎人工，故對於私產又生了一種新觀念，以為人做了事是要酬勞的，與從前用武力搶奪而來的舊觀念大不相同了，但事實上又不然，最用力作工的，未必最有財產，有財產的人也未必最用勞力，——不過在人家送地租來的時候簽個收條罷了。

於是關於私產制，生出二種主義的爭執：一種是自由的觀點，就是自己勞動所得完全歸自己享受；一種是貴族的觀點，就是把搶來的均分，各得一份，傳之子孫。關於自由主義，勃拉克女士已經講過，此地只大略一說，不再詳講了。照純粹自由主義的主張，私產只是指那用人工獲得的，其自土地中產生的不能算私產；美國人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就是這樣主張。他因為看見美國西部的實業發達，開礦咧，造路咧，在在須驅使大多數的鄉人，而有權的人便在此中操縱，自己不費絲毫力量而能得着很大的利益，所以主張自己用力得來的纔算私產，否則如土地所產生的，都應歸國家所有。此後在經濟學上就發生了一派單稅家 (Single Taxers)，主張土地歸國，人民只須納二種稅。

亨利喬治雖然竭力主張單稅，並且土地應該國有，但終於沒有成功。這有數個原因：第一，自由主義總是主張個人的利益；雖然將土地歸於國家，論

理上沒有什麼矛盾，而實際上與國家的權力互相衝突的。第二，他不像社會主義的主張將一切都歸國有，而只是土地這一部分，所以難得公允。須知實際上個人所得與土地是沒有確切的分別的；譬如一個人今天有若干的股票，明天却把他賣了全買了田地，後天忽逢土地充公了，這個人不是太吃虧了麼？若說所謂土地充公，應叫國家出相當的代價，向人民來買，然則國家那裏增得起這一項負擔呢？第三，在現代實業發達的社會，資本與土地的界線，早已含糊而不可分辨；資本家雖擁有資本，而他的資本，如煤油銅鐵之類，無不從土地來的，自然也反對土地充公了。

但是只有上述數因，資本制度未必弄到今日的模樣，所以必有其他的原因。

一個國家，在自由主義發達的時代，小手藝，小商人，在經濟上所佔的地位沒有什麼高下，中國現在的情形還是如此。除非有兩種特別原因，一種是

外國的影響，一種是軍人的搶奪，其餘都是差不多平均的。此二者以外，中國現在的情形，可以算是自由主義極盛的時代，正如法國革命後一班開通的人沒有不提倡自由主義一樣。

在這種社會當中，多數人不贊成廢除私產制度，因為他們理想中並沒有更好的制度。他們雖然也看見許多不平等的現象，但不見得就替貧人着急，因為貧人只要真能好好的勤儉度日，將來確能翻身。這時候的事業，只須一個人主持，不受數千萬人的影響，也不能影響於數千萬人；而且用不了多少錢，就可以營獨立的舒服生活，不怕人家侵犯他，壓制他。

但一到實業制度輸入了這種已經承認私產制度的社會，情形就不同了。造鐵路的人，造了不是能直接消費的，一定要賴人家養活他們。而且這種事業，不是少數人可做的，一定要有大組織。於是主持者一定是有錢能養活大多數工人的人了。這種主持的人，能養活工人的人，既然有了犧牲，怎

麼樣酬報他們呢，就是把工人製造出來的貨品都歸他們所有，用以製造的工具也歸他們所有，這時候他們便成了資本家了。因為沒有資本不能製造東西，資本家遂可以制人的死命；工人沒有他們，也不能過活。所以今日的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地位，和從前地主貴族對於農民的地位完全一樣。

從前的農民爲什麼要造起反來呢？不過他們覺得土地不應該爲貴族所獨有，所以大家起來，把貴族殺了，貴族所有的土地也分散了，這是極簡單的。但在今日實業主義的時代，這種辦法便不行：工人造起反來，工廠中的機器是不能分的，分了一部分也沒有用的，所以工人很不容易翻身了。譬如造鐵路，當初用一萬工人造的，一旦工人反抗的時候，斷不能將全路的萬分之一拿了就跑，這種萬分之一還成什麼鐵路呢？所以大實業的組織，必須用中央集權制，以一個重要機關管理全部，但這重要機關自然不是一人，而是一個團體，因為這種社會，已不比手藝時代，一個人作工可以不顧

別人，要做多少就做多少。這樣一來，社會主義就因而產生了。社會主義就是主張一切實業都應該歸國家掌管，不該落在少數資本家之手；這是爲大多數工人着想的，不爲少數資本家着想的。個人自由主義無論如何鼓吹得力，總不能免除實業制度的流弊，因爲實業制度是必須大組織的。

私產制度因此有了根本上的困難，而許多別的困難也由此發生；今天暫且不講他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但他與實業制度互相影響的地方，先提出來一講。

實業的趨勢，總是一天一天的向大規模的方面發展，規模愈大，則愈加省錢省事。所以後來漸漸把小買賣合併起來，成爲一個聯合公司，就是所謂托辣司 (Trust)。美國有許多人想設法用法律限制他，但終於無效。社會上的必需品，都壟斷在他們手裏，要是反對他們，就得不到必需品。例如鋼鐵和煤油兩項，是必需品，國家的生命所關的，却都在托辣司的手中；要是這

些東西不再收回爲國家所有，國家要反爲托辣司所有了！

在美國，這種情形最爲顯著；歐洲除了俄國以外，戰爭以後的各國，也都有這樣的情形了。諸君須記取今日歐美的政府，只是擺一個樣子，名義上雖爲公家的機關，實則這些話都是騙人的，政府不過操在少數資本家手中罷了。在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看來，名義上所謂平民政治，其實只是資本家的政治，對於勞動者一定是不公平的。美國有法律，講到罷工可以用兵壓制的；而同時資本家也可以養兵；資本家的兵對於勞工有不法的情形時，可以出來彈壓，倘鬧了事，政府依舊袒護資本家，決不顧勞工的苦況。在法國，則有強迫當兵的制度，要是罷工的時候，一時沒有方法救濟，政府就可以下命令強迫他們當兵，然後用軍法治罪。英國政府對於這些地方還不甚到家，但近來也頗有對待罷工的法律了，資本家正可著實快活呢！

由此可見勞工與資本家爭鬥的時候，法律並不能保持中立的態度；名義

上總說是保守秩序，實則法律的性質，本是維持現狀，不求進步的。美國德來特司各德一案 (The Dred-Scott Case)，高等審判廳已經判決凡奴隸及其子孫沒有公民權，後來經過一場大戰，纔把奴隸都釋放了。可見純靠法律是靠不住的，法律總是袒護資本家的。我也很願意社會的進步用和平的方法漸漸達到；但由今日實業界的情形看來，這個和平的希望恐怕是很少的了。資本家雖然聲聲口口的贊成和平，反對革命，但是他們所做的行爲，却明明白白的昭示工人：你們若要進步，非趕快革命不可。

除了上面所講的原因以外，還有別種原因，使國家偏袒資本家而不幫助勞動者的。第一，就是政府很容易受外邊的影響變成腐敗；例如一個人，本是勞動者，後來忽然一變而爲闊人，當初自然是幫助勞動者，但爲時既久，漸爲賄賂所誘，以爲幫了資本家可以得十倍二十倍的進款，不知不覺的看出資本家一方面也未始沒有理由，不如完全袒護了資本家就算了。其次，雖

不甚顯著而却是一個很可怕的原因，就是，起初熱心改良社會的人，說來何等慷慨激昂，待一旦地位高了，銳峯既挫，激烈的主張也隨着變了，以為進步本來應該慢慢的達到的。還有一種心理上的原因，有權的人總喜歡役使別人，替他做事，不會有合理的主張和同情的表現。

此外還有一種最大的原因，就是資本的勢力可以左右世界；資本家的喜怒，漸漸可以變為輿論的向背：報館本是輿論機關，而常為資本家所收買，使他攻擊什麼人；戰時的材料，資本家可以佔據起來，制國家的勝敗。所以平常社會有亂事發生，人家總怪主張改革的人不好。維持現狀的法律，無論如何殘酷，也算是和平的；真是希望和平的說法，在他們看來，總說是最壞的了。

自由主義贊成以各人自己的工作促進經濟上的生活，在以前反對貴族壓制的時代，確是很有功的，但現在已經過時了。現在的實業制度用資本

的生產法，需要很大的組織，所以自由主義無論如何講得好聽，也是不能見諸實行了。

自由主義贊成自由競爭，非常反對工黨的聯合，但這總是免不了的。以前他雖然反對君主貴族的壓制，但是到底不免為資本家所壓制。實業雖然一天一天的為國家所管，同時國家又為資本家所管，所以實業還是為資本家所管。

要講勞動者怎樣為國家所有，現在到了什麼程度，可舉去年十一月間紐約各報登載美孚煤油公司主任白德福 (A. C. Bedford) 的一封信上的話來說。只此一段，就可以看見一斑了。他說「今日意大利的工人，為國內出口貨大宗，他們將受國家的管理，而僑居外國的意人，也將好好的保護；不但如此，所希望者，是用科學的方法幫助意國工人，使國家能藉此得到交換煤油及他種實業出產品的最大恩惠；但這必遭社會黨之反對……」這樣着

來，把工人與煤油等物同等看待，和從前提倡的個人自由主義相差真太遠了。

「這種免不掉的結果，就是階級戰爭。我並不是贊成階級戰爭，不過這是實業主義必有的結果，照科學上的推論是如此的。這好像是一個人從半天裏跳下來，照物理的公律一定要往下掉，一定要摔死，並不是我贊成他摔死；除非發生特別事故，在空中忽然變出一張網來，可以把他兜住；這個網是什麼呢，就是也許資本家發現一點良心，那就什麼事都不安了。」

現在所講的這些原因，有九句話可以把他完全包括：

- (1) 實業制度使社會變成有機體，因而增加國家的權力；
- (2) 實業制度使資本家所握對於他人生死的權力更大；
- (3) 私產制度，從古代遺傳下來，到現在使實業的資本盡入少數人之手；
- (4) 一國中因為有了資本家的實業制度，國家的大權遂盡入資本家之

手；

(5) 實業制度的新生活使勞動者的生活改變，以新教育發生新思想；

(6) 教育使人民的思想趨向平民政治，同時資本制度使平民政治不能實現；

(7) 實業制度非有大組織不可，所以有大資本的人就可以操縱人的生死，自由主義因之不能實行；

(8) 社會免除資本家的壓制，必須將所有資本統歸社會所有：這便是社會主義者的主張；

(9) 資本家已經佔了優勝的地位，非經過階級戰爭不能剷除，除非資本家一旦真的駭怕了，自己退休，但這是不會有的。

因為私產制度相沿既久，深入人心，成爲習慣，所以要變更是很困難的。

照馬克斯說，勞動者一定都贊成社會主義的；但事實上却不盡然，大概是私

產制度相沿太久了的緣故。然而習慣是可以變更的，將來的工人，總是一天一天的贊成社會主義，反對私產主義。

勞動者與資本家的戰爭，因為有國家主義在，使他混亂不明，就上面所講的看來，這樣繼續下去，必是一天一天的加甚。相爭的結果，大概有兩種：一種是互相爭鬪，直至實業制度統統毀了；一種是爭到後來大多數贊成共產主義，重新建立穩固的基礎。總而言之，實業制度只有實行共產是穩固的，別的都不行。

現在資本家有權，是不合於時代的情境；從前實業未發達的時候；個人自由主義自然很好，現在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實業制度有了大組織，一個人處處受人的影響，也處處影響別人，自由主義自然不能通行。資本家因為有權在手，可以享別人不能享的自由，這是實業制度所不容的。

資本制度是過渡時代的東西，非將來穩固的制度；因為把從前私產制度

用到不能相容的實業制度來，所以鬧出這樣的亂子。現在爭鬧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不曉得後來的結果是不是人民有本領從毀壞的實業制度中再造出更好的實業制度來，或者是兩方面都打掉而同歸於盡，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第四講 實業制度國家主義互相影響

前次講演實業主義之固有的趨向，上次又講實業主義與私產制度之互相影響，今天的題目是實業制度與國家主義之互相影響 (Interactions of Industrialism and Nationalism) (按本文內所用實業制度，實業主義，工業制度，工業主義，都是譯 Industrialism 一字；) 先講國家主義是怎樣，再講他與實業制度互相影響的地方。

實業制度如果不受別種勢力的影響，却任他自由發展，結果必能使全世界漸成一個出產和消費的單位，因為大範圍的組織的趨勢，本來沒有限制

的，範圍愈大則實業也愈加得法。後來每一業成功一家，世界各國，各以材料的出產做根據；材料容易取得的，對於這一業也便容易發展；例如某處產煤的，便做了關於用煤的事業的中心，某處土地肥沃，便做了種植農作物的中心，世界各業，都是這樣統一了。從前個人的生活依靠於社會的，現在擴大而至於國家了：每個國家自己只產一小部分為自己生存的物品，其大多數則藉商業而取給於別人的餘剩。這是最早一派實業主義者的思想，如可勃敦 (Cobden) 和孟采司德派 (Manchester School) 都是這樣主張的；他們都是國際主義者，相信實業制度可以促進世界和平的勢力的。

但自事實上看來，從有實業以來至於今日，他並沒有向這方面發展。實業制度已經碰見而且無意的養成一種勢力，與他一樣的強大，這就是國家主義；國家主義已漸漸的使每個國家成為經濟獨立的單位。今日世界所以成為如此野蠻，雖說是因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而實業主義與國家

主義之互相影響，實比他兩種勢力爲甚。要是實業組織不完全崩壞，那麼，國家主義之破壞的勢力減輕一點，對於人類的希望也便增加一點。實業主義與國家主義交互影響的結果，就是今天所要討論的。

國家主義是一種有天性根據的情感，就是喜歡在各羣間互相爭鬪，或可名之曰羣隊的天性 (Herd-instinct)。這種天性，也和別種天性一樣，對於生存競爭上是有用的，但到現在却是無用了。無如天性養成，不易消滅，惟其無用，所以更強；實業制度使羣隊的天性歸於無用，同時也使他格外加強，這是應該注意的。

羣隊的天性，在許多羣居的動物中，很可以看得出來的。同羣的分子，總喜歡聚在一處；例如綿羊，離開了他的羣，一天不能回來，便一天不快活。從別羣中進來的，必爲這羣中的分子所驅逐或害死；螞蟻要是在他的穴中查出有不屬於他們同羣的螞蟻，便殺死他。羣居對於得食是很便利的，得食

以後，大家用和平的方法分配。這就是說，一羣中各分子的經濟關係，是有法律的配置的。說得再廣義一點，就是除了生育時期中雄的爭奪雌的以外，可以沒有別的戰鬥。但倘羣外的動物，無論其為同種的，一旦進來，走到此羣中分子認為他們的財產的地方，這進來者便被攻打，只要能逃了他的性命還算是僥倖的了。動物中的羣隊天性如此，人類中的也是如此。

人類的羣隊天性是很強的，而且比許多羣居動物的格外有效，因為他的智慧能使有效的協作格外運用得法。在早先的時候，這大半是為生存競爭的。強者可藉以戰勝弱者，絕滅他的種族，占有他的土地，使食物有所從出。強者因此能使人數增加，子孫衆多，而且還繼續增長他的生活能力。凡是戰勝的民族，如阿利安人 (Aryans)，閃密的人 (Semites)，和中國，能夠享受膏腴的土地，驅逐舊日繁昌的種族，都是這樣來的。羣隊的堅忍心 (Herd-solidarity) 和羣隊的進取心 (Herd-pugnacity)，由戰勝者傳之子孫，故凡不堅

忍和不進取的，必轉為他的鄰人的魚肉。由此可知今日存在的強大民族，是經過長期淘汰的結果，存留者必是戰爭中的勝利者，而勝利的原因，多半由於羣隊天性的強大。雖然現在的環境完全改變了，而幾次淘汰下來的天性還依然存在。而這些天性，我們却用許多頌揚的名詞把他表顯出來，如愛國心 (Patriotism) 公益心等等。

至於因為羣隊天性的目的，什麼人的集合，纔組成一個人羣，那是要看各種情形而定。最重要的例子常常就是戰爭：戰爭中在一邊的人總是同羣的。所以別種事體都相等，同一國家的分子總是屬於一羣的。但國家是人的東西，有時候勢力較弱，便不能防止境內各羣的爭執。這類事情，在同一政治下而有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宗教的人民的，尤其常見。有時這些不能連合的原因也可以融化的，有如瑞士，德語法語都有而竟毫無隔閡，但那是例外。這是很難說的，為什麼蘇格蘭的開爾鐵克 (Celtic) 高原的人，

能與平原蘇格蘭和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聯合，而同時愛爾蘭人還自成一國，況且開爾鐵克高原的人猶自保其土語，不如愛爾蘭人的已經沒有了。至於說英國人待愛爾蘭人不好，待蘇格蘭人好，所以開爾鐵克人能與英國人融合，這也不盡然：從前英國人待開爾鐵克高原的人，也與今日待愛爾蘭人一樣不好。這些例子，使我們承認愛國心的起原，在某種程度中是很不容易說的。但這些並不是最重要的例子。大國當中，如英國，法國，德國，這是很容易看出的，因為他們都有長久的歷史，同一的語言，大同小異的風俗人情，和防禦外患的普通習慣，都足以造成他們的國家思想。而英法二國，尤最先以國家主義的例子昭示世界；他國模仿了他們的國家主義回頭來侵犯他們，他們自然設法防阻，因防阻而又加增國家主義的強度。

有人假設國家主義是由經濟的動機出來的，這是一個錯誤。因經濟的動機而聚集的團體確是有的——例如盜羣，又如政黨。但一個人應該屬

於那一個國家，却不是由經濟的動機規定的；這是規定於一種本能或情感，常與經濟的自利相對的。英國人使埃及人富，而埃及的國家主義者常想脫英國人之羈絆。奧國人使脫利斯脫（Trieste）人富，比屬意大利時富得多了；而脫利斯脫的住民，在戰前還想成爲意大利人。人要是只爲求富，或只爲經濟的動機所驅策，那麼他們的合羣，必如強盜的結合，或如合股公司的結合罷了，還有什麼強烈國家感情的發生呢？固然，因有國家主義存在，引起經濟的目的也格外可能，但這正如他能引起別種人類的欲望一樣。有些人確靠開設賭場掙錢的；但倘我們完全依着經濟的自利做事，世界上也不會有賭了。同樣，有些人確靠鼓吹愛國心發財的；但倘我們完全依着經濟的自利做事，世界上也不會有愛國心了。愛國心是人性中之非理性的本能的一部分，不是能動人快樂的理性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說愛國心是本能（本文內本能天性通用。同譯 Instinct 一字）

的，並不是說他是不能用人工的方法培養的。正如媒人能使兩個不認識的人互相戀愛一樣，凡是能敢的政府，也能使沒有愛國心的人生出愛國心。這個實行的極端的例就是美國。美國最初的十三邦，本各有他們的愛國心，但是聯合的愛國心，却從「獨立戰爭」得來的。但那時聯合的愛國心還不甚強固，否則如何到十九世紀還會有國內戰爭的發現呢？國內戰爭停止以後，美國人的愛國心便完全成功了。因為各種外國人的流入，所以美國現在的住民，只有一小部分是林肯死後時代的人的子孫，但是他們的愛國心，還著實不下於歐洲最古的大國。所以這次大戰，美國的盡力，真可算是一等一名，而將來成功全世界的霸主這希望，也比從前的西班牙，法蘭西，最近的德意志格外有望。觀於這樣大成功的例子，若有要明白近世愛國主義者，只要學美國的方法就好了。

這一層應該承認的，美國有幾種利益，為他國所沒有的。美國許多移民，

都是最貧乏的難民，從本國的窮困和迫壓底下逃出來的——如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俄羅斯人，和波蘭猶太人等等。他們雖然只得了美國人的最低的工資，却很以為自由幸福了。美國本有『自由土』(Land of Liberty)的美名，而他的政府，對於各派不同的宗教，和白種人中的各種差別，又都沒有歧視的；那些移民，自然容易理會美國的好處，而想到自己逃出來的國裏的暴君的惡處了。

但是倘沒有學校的感化力，大多數的美國人恐怕還是沒有愛國心和政治的意識。在學校中，教小孩們要做一個好好的美國人，而對於國家，得到這許多的恩惠的，應該知道感激。從實業不發達的地方出來的人，想像中自然容易印入美國的物質文明；而也容易引誘，使之輕視他們祖國的舊制度舊習慣。這些事體，都是學校用以教他們的小孩的；一到製造成就的愛國者既多，同化也就格外容易，因為新的可以看舊的榜樣了。

美國的事情，拿來做一個例，可以說明實業制度能夠訓練並且加甚產生愛國心的天性。有三件事體，能夠加甚羣隊天性的作用的：第一，同羣中協作機會的加多；第二，知道羣中人成爲一個團體而不同於羣外人；第三，外患的明白。這三部分，都因實業制度而增高的。同羣中協作機會加多這一層，前幾次已經講過，實業發達的社會與實業不發達的社會怎樣不同。至於第二層，知覺羣內人成爲一體而與羣外人不同，則由於鐵路和交通之便利而增加，由於經濟的大組織而增加，由於與外國人之比較而增加，而最重要的是教育與印刷品，此二者是近世國家主義增進的極大勢力。印刷品自然依靠在教育，因爲倘只有少數人能讀書報，印刷品的勢力也是不大的。書報的所以有國家主義的論調，大半也爲營業的關係，因爲書報倘不肯助長人們的愛國熱，他的銷路便很少了。但教育的國家主義，差不多完全由於本能。無論那一個文明國的掌教育的人，倘捫心自問，爲什麼要把這一

大套可笑的無意義的玩意兒教給小孩子，本國怎樣的強大光榮，別國怎樣的弱小不光榮，恐怕沒有一個人能答得上來。他們這種教法，完全由於本能的，正如從前貴族教小孩子誇耀自己的門第一樣作用。我們知道莎士比亞戲劇中，孟退克 (Montague) 和加浦來 (Capulet) 爭執家世之不合理，但是這一回英國與德國之爭執，又何曾合理呢？

教育增進國家主義的勢力何等深大，只要與不開化的鄉民一比較便知道了。沒有教育的鄉民的羣隊天性，差不多只為他自己一鄉的。國家與別國開戰的時候，他們以為這是當局者在那里做什麼事體，所以要抽調壯丁，供給馬匹等等。但是他們所以服從這些命令的動機，完全由於一種順從的習慣：因為他們從經驗上看來，要是違抗當局者的命令，一定要得禍的。即論政府所以發這命令的目的，也不是為鄉民的；鄉人在戰爭中作事，並沒有他自己的願意，與進步國家的公民不同。這個不同，完全由於教育的缺

乏。不知地理歷史爲何物的人，斷不能設想他的國家爲一體，除非他常和外國人接觸，與不開化國家內地的鄉民不一樣。有幾個小國中，如巴爾幹之塞爾維亞與布加利亞，即沒有教育也能產生愛國心，這是因爲鄰近鄉村都有外國人的緣故。對於鄉村既容易產生愛國心，自然也容易擴大而與國家的愛國心相聯合了。鄰村間稍有嫌隙便相攻打，而同種的鄉村，又一定是携手的。但在大國的內地，從來沒有外國人可以見面，所以這凶很的憎惡的國家觀念，只有用人工來製造。教育的惟一目的，就在製造愛國心；而無論那裏，只要有好的教育，這件製造也無不奏效。

這次大戰，引起一個新的時代。因爲種種破壞的結果，現在要買東西比賣東西尤其爲難。商業時代，製造者只求能夠賣出，而買的人可以自由選擇。但在戰爭期中，這情形適得其反。店鋪子裏，夥計們當所要的東西到來的時候，比買主着實闊氣，簡直不像一個希望將貨品賣出去的人。而應

用於小範圍的，自然也能應用於大範圍的。這種情形，自然一部分是暫時的，但是無論何處，除了美國以外，一大部分是這次俄國所以發生共產革命的原因。現在的趨勢，是國家漸將必需品的製造收回，而用合理的方法分配於國人，這是共產主義之經濟的要義。現在西歐的情形，雖然稍微差了一點，但有更大的理由，可以使他發現的，或者換一個樣子，必將重新發現。

實業發展的第三個時期，今日俄國已經完全做到的，就是國家只當一個出產的單位，而不是一個商人。這個時期中的商業，只是為要得到少數有限的必需品。譬如俄國的樣子，政府的所以組織，並不因為組織了合於理論，只是因為實際的需要；這個時期，必將因各種出產的不同而先後達到的。商業時代對於貨品，專顧盈餘，而新制度則專顧需要；需要多少便製造多少，沒有屯積了許多東西找人購買的弊病。煤油便是一個最好的例，這是一件當今最短缺的物品。煤油的將受新制度管理，必較別的尤為容易，因為

有煤油的，一定死不肯分給別人，而同時無煤油的，一定拼命的用力來爭；結果收歸國家所有。其餘別的東西，也將有漸漸收歸國有的趨勢。煤和鐵二者，更是與煤油同類的東西了。這時候買者中間的爭執，至少與賣者中間的爭執一樣劇烈。而把消費者與製造者中間更大的爭執消除了，這是與商業時期不同的地方。現在國際間的競爭，不為商場，而為原料；就是說，國家都以製造者的資格相爭，而不以商人的資格相爭了。只有這個時期，實業制度能夠臻於十分發達。初期的商業狀態，是舊時遺傳下來的；正當的狀態，應該把國家當作一個出產者，以出產品分給他的國民，有如實業未發達以前，鄉人的家眷能夠共同消費田中的出產，而這出產也是各人盡一分氣力耕作出來的。

實業最興盛的時代，對於自然界的原料，可為耗費極了；他們只講造得多，造得快，全不想到他們的子孫。也許現在的少年們，鑑於將來材料的缺少，

改變實業的態度，強迫國家取締這種狂熱的過分的出產方法。據有的人說，油，煤，鐵三項，及別種實業的必要材料，五十年後必將沒有出產；這話雖未必完全可信，但無論如何，這總是的確的，產出這些原料的國家，必不肯任意消耗的了。所以實業的新態度，對於國家的利源，好像一個謹慎的人看待他的資本，却不像一個揮霍的人看待他的收入。礦也要開，地也要種，但不知今日的第一代發狂製造，第二代貧窮，第三代餓死，而是繼續的支持生活，繼續的防止陸軍與海軍。

現在戰爭中的防止，是促進國家由商業態度變為真的實業態度的有力的動機。大家都知道，封鎖這件事，對於商業國家是怎樣可怕的武器，因為他的生活和戰爭的必需品都無從得到了。美國雖慮將來煤油缺乏，後此數年中必將擴充海軍的勢力，但他在目前總可算是完全足以自給的。英國要是海上霸權保存一日，則一日足以自給，但倘一旦失掉了便不行。俄

國只要實業發達起來，便立刻足以自給。中國要有發達的實業和強有力的軍隊，也可以自給的。這幾個大國的趨勢，必將縮小對外的商業，使僅限於戰時或平時所不必需的貨品。在大國中，因為只能勉強供給自己，於是那些小心的資本家，對於國家的利源，不得不限制消耗的用途，以滿足他們自己的私利。人民一旦發見原料之易盡，自然即刻主張收歸國有。由此可知國家的共產主義，或是變相的國家共產主義，似將實現於這幾個大國，除非此時期未到而國外的戰爭和國內勞動界的擾亂把所有實業統統毀壞了。這個結果，以目前全世界的情形看來，並不是不會有的；不過倘幸而沒有實現，則原料的收歸國家管理，必為各文明國人為圖自存起見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國家的共產主義，既將在大實業國首先發現，他的結果，是不是能減輕國家主義的凶狠和破壞呢？那是當然，凡關於商場的爭鬭，總可減輕的，即

論大國家主義的動機，也未始不可減輕一點，英國的所以看重印度，大半因為他是個商場，倘印度屬於別一個有權的了，英國的貨品必將因關稅而不能進口，故擴張國威的動機，也必將因而停止。但是別一方面的爭鬪，至少也與現在一樣可怕，這就是大家要霸佔出產原料的地方。英國若一旦變為共產國，其為煤油的關係，而與俄國爭波斯與高加索，必與今日同樣的厲害。實際上論起來，將來的戰爭，能引動國民的感情，必較今日更為容易。因為今日還可說戰爭只是幾個資本家的利益，那時却明明說是全國人民的利益了。因為原料短缺的加甚，那爭奪的戰爭也因而愈加猛烈，而最後的勝利，必屬於尚有富源未拓的國家。這個國家，必將凌駕全世界，而自己的共產消費的生活，又必靠在大多數奴隸工作的上面。但是不到那時候，國家共產主義可以致世界和平的話，也似乎沒有希望；除非把全世界分成幾大塊，每一大塊足以自衛而不足以攻打別人。

共產主義自然是帶國際主義的色彩的，但是他的國際主義，似乎只是暫時的結果，因為今日全世界的勞工都有同樣的旨趣與資本家抗爭罷了。共產主義的政府，其保持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政府一樣厲害，今日的俄國已見其端倪了。歐西各國，若因共產主義而產生一個歐羅巴聯邦，這自是一個極大的成功，而且也是多份會有的事。但是要設想歐洲的一大塊與亞東，亞洲的一大塊與歐西，聯合成一個共產國，這是很難的；而設想歐亞任何一大塊與美洲聯合成一個共產國，也是很難的。而且倘只為防止戰爭的緣故，則國土的擴大，自是很明顯的趨勢。而因商業的凋殘與海底事業的發達，則海權國的不可能，也是很明顯的趨勢。照上面的幾段說法，我們可以知道將來世界的組織大概如次：美國統治南北美洲；俄國統治亞洲全部；俄國以外的歐洲一大塊，統治地中海與非洲，關閉直布羅陀海峽(Strait of Gibraltar)。這樣三大塊的世界。防禦的戰爭雖然容易，而攻犯的戰爭

顯然不可能了。戰爭的習慣，自然漸漸的消滅，而國際間的關係，必將這樣的細小，甚至沒有仇視的餘地了。

這樣的時期未到以前，可怕的大毀壞，必將為國家主義所釀出，除非人們真覺悟他們目前所做的事體直是瘋狂。將來的美國，對待日本與英國，必將與協約國對待德國一樣；而因擴張在華的利益，美國與俄國，必有一場大戰；而西歐一部分，因為東邊受俄國的迫壓，西邊受美國的迫壓，一定要窮到個不亦樂乎，那時候纔肯忘却這次戰後許多無謂的仇視。到那個時候，世界上還剩有多少文明，這是很可疑問的了。倘各國的政治家，稍微有一點兒常識，或一點兒人道，或者各國的人民稍微有一點兒明白，知道今日的所謂傷害敵人，其方法就是傷害自己，那麼上面所說的許多危險，也不是不可免除的。不幸世界上的人，其憎惡的心思總比自利的心思更大；而最可怕者，人們必須看見一切都統統毀壞了，纔肯把憎惡的念頭稍微減輕一點。

今日的世界，最危險的兩件事體，就是愛國主義與階級戰爭。物質文明的進步，可以助長人類互相殘殺的能力，而使他沒有合羣道德的進步。不到這些好戰的人們吃着苦痛的時候，人類總是互相殘殺的；不到他們覺悟用近世破壞的勢力任意憎惡是使合羣生活不可能的時候，世界是沒有希望的。當今所最需要的，是道德的進步；人們一定應該知道容忍，知道消除暴怒，不然，全世界人人吃苦，人人受罪，一切文明也必因而消滅。

第五講 評判社會制度好壞的標準 趙元任譯

無論什麼人，譬如像我似的，凡是希望社會的結構上根本的改革的，早晚總免不了問自己這句話，就是：一個社會的制度裏頭有了什麼就算是好，有了什麼就算是不好？這固然大半會因各人所好的不同而回答的也不同。例如在歷史裏頭，有人喜歡這個時代，有人喜歡那個時代。有人崇拜文質彬彬的時代，有的就對人說他頂佩服稍微野蠻些的時代的樸實的好。

處。平常人總不肯承認說自己的政治的意見都是從那些任性的好惡來的，然而我相信世上各種政治的意見的一大部分，要是推究起來，都是來自一種未試過，未驗過，幾幾乎無意識的喜歡這種或那種（實在的或想像的）社會制度的心理。但是我想除掉這些個人的好惡和夢想以外，我們還可以找出客觀些的原理出來，而且我想自命要改革社會的人比別人更要緊的要有一個不單用他自己的好惡而評判社會制度的標準。

人的關於眼前事情的政治意見總有個辯護的理由——總是問這個或那個政策會有什麼結果：這一着要惹出戰爭；那一着要生經濟的奴隸制度；又是一着要把窮人餓死。但是當我們盤算什麼弊端最要免，什麼利益最要得的時候，我們差不多總是已經在心裏有了一個最愛有的理想社會的模樣了。譬如這個人說他不怕戰爭，因為他想到那些荷馬式的英雄豪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贊賞的資料。那個人說經濟的奴隸制度不礙事，因為

他想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們都是做趕奴隸的，不會自己去當奴隸的。又一個個人說不怕窮人餓死，因為他自己已經私藏許多財物不會窮的，所以他就相信自古英雄都是艱難困苦造成。因此他們所主張的政策就不同，而他們所以意見不同的內裏的原因，他們自己和別人都弄不明白。因為不明白，所以就可以做無窮的爭辯的材料。我們假如要使人政治的評判變成有意識的，說得出的，因此更科學的，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人的表面意思自來的理想社會的觀念披露出來叫他見見天日，然後再想法子找一個比較這些理想社會的標準，或是用能受普遍贊同的程度，或是用別的長處來作評判。

我現在打算先研究幾種常有的但我以為不對的評判社會制度的法子，然後再講幾種我以為應該用的標準。

多數時代裏多數的人，他們最常用的評判的法子就是順着遺傳下的偏

見說話。無論那個社會，只要不是過渡很快的時候，裏頭總有許多習慣和信仰從上代遺傳下來，現在人絕對沒有什麼對他發生的問題，而且有誰不照他奉行，人家就以爲簡直不成話說。在這裏頭我就可以拿宗教，家庭制度，財產制度等類作例。古代希臘人的特別長處，就是在他們通商過海的生活，使他們閱歷無數的各不相同的風俗和思想，所以會對於所有的這些風俗都用懷疑的態度來追究他們，連他們自己的亦在疑問之內。我想我還記得希臘歷史家希羅陀脫斯(Herodotus)有一段講有幾個希臘人和一個野蠻民族談話，那些希臘人聽見他們野蠻人死了都吃掉以爲慘無人道，但是他們聽見希臘人死了把土堆在身上讓他去爛覺得非常野蠻。像這樣的同別的民族來往，一定會把常住在一個地方所得的堅固的習慣和信仰搖動起來。在我們的時代，非但是遊歷和通商，並且從實業制度之發生所產出來的社會制度的變遷，也有這種結果。無論那裏實業發達到已經不

是新花樣的地方，那地方的宗教和家庭兩個支持純是遺傳下來的社會結構的砥柱，總是已經沒有管束人心的勢力。因此現今時代守舊的勢力的薄弱是自古以來所沒有。例如說私產制度的神聖不可侵的信仰，這個信仰的來源是從前家長制度的家庭，各人自己算是應該享用自己力量造出來的東西的權利，和用兵力所得財物的權利。現在雖然這幾層相信私產制度的理由早已不存在，現在雖然沒有人找出什麼新理由來代替他們，而人類的最大部分仍舊抱持一種不敢疑問的信仰的態度，大概總還是受教條當中「汝不可盜竊」幾個字的影響。這私產制度本來是從實業前時代遺傳下來的，因為從前一個人或是一家子可以造整個完全的貨品。但是在實業制度裏一個人總不會做出一個全東西，他做的大概是一百萬件東西每件的千分之一。在這種制度，要說一人自己出力做的什麼，什麼就歸他的，這話自然不通。譬如說一個鐵路的貨車上搬路開的工人：請問裏頭

載貨的幾分之幾是他的勞動的代價？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所以要叫個個人得他自己力量所做的貨物，這種求公道的法子是做不到的。馬克斯（Marx）以前的古社會主義家動不動總主張這個除去資本制度不公平的弊的法子，但是他們的主張又是「烏托」好夢，又是退化主義，因為這是不拿大批實業的方法的。所以可見得一天承認私產制度的不可變，一天就難除資本制度的不公道。那些布爾塞維派的人見到這一層，所以就把所有的私產都充了公給國家用。因為這種舉動，直同私產主義宣戰，所以全世界反對布爾塞維主義反對的那麼利害。就是許多正式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他們想到把有錢人趕出公館，讓太擠的窮人進來住，也覺得不大好。這種天然的感覺很難純用理性來解他。能想得過來的人，像那些布爾塞維的領袖，就只得對全世做對敵。在平常人心理要純用理論來破除守舊時觀念，就是講了一百年還不如真做出一個模範的社會，裏頭無論什

麼舊思想舊制度都不問的。我想過些時候將來人能看得出事情的真正分寸，就會看出來布爾塞維的真供獻是在實際上的否認私產主義；這種主義非但關人有，多數人都有，在現在世界是一個根本上進步的大阻礙，大到非去掉他不能有再好的世界。

還有一樣事情，會使人不知不覺的喜歡這種或那種的實在的或想像的社會制度，就是這種社會裏有不有機會給他做他自己以為專長的事業。譬如拿坡崙這個人，就是他小的時候，一定不會很熱心於世界和平的夢想；現在許多實業大家看見撒繆爾李得勒(Samuel Butler)的「埃而荒」(Erewhon)國裏頭機器都是犯法的，一定亦不會贊成。同樣，要是有個社會，裏頭畫的畫必要經過縣衙門裏通過才准發表，美術家就一定不喜歡的。許多美術家反對社會主義也是這個緣故。在十七世紀許多科學家因為宗教壓制的的原因很難成他們的事業；同樣，現在在俄國的學問家反對政府的逼着他

們一定要依馬克斯主義教人。喜歡差喚人家的人（這就包括世界上多數有才幹的人）一定不贊成無政府主義，因為不能用權威制服人家。他們要是自己不是握權的人，一定反對現在的主權，但是到推翻了他的時候，又要拿自己的權柄代他，並不是要廢去權威，因為在一個世界裏個人要是都能要怎麼就怎麼，那麼有用人的才幹的人就沒有發展的機會了。至於喜歡自在的人，就恨很固定的制度。他們一定反對很嚴格的教育的訓練。在歐戰的時候他們叫他普魯士主義。要是他們懂得一點俄國的情形，他們就會叫他布爾塞維主義。我自己的性情上對於這種自在的態度也很表同情，而且我天天看見中國的情形更覺得如此，中國可以算世界上最逍遙自在的國了。可是現在不是講自在的時代，亦不是可以讓這種性情上的偏向來定利弊。現在的時代是現在為將來計的，是這一輩為下一輩計的時代。

還有一樣事情多少有點無意識的影響於人對於社會制度的判斷，就是問造成這種新社會的手續是不是他們樂意的事情。我怕有許多革命家不免有這種目的在他心裏。世界上一定有許多人恨壓制的人比愛被壓制的人，利害的多；有許多人的心理以為凡是慈善的感情都是可厭的。騙人的事，他們所有的革命的熱心大部分都是想到懲罰那些中產階級人的痛快發生出來的。這種人自然在激烈派當中不會沒有的，因為他一定要用激烈的手段才會覺得痛快。有許多人的愛國心和軍閥主義都是一個源流來的。想到打仗（或者多份是想到使人家打仗）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愛國心就有會發生戰爭的好處。我並不是說人都自己覺得有這些衝動影響於他們的信仰，不過我要說的就是這些衝動有那種解心術裏所能披露的無意識的衝動的作用，而且我想最要緊的就是把這些衝動的作用拖出來叫他見天日，使我們看透自己心中的暗鬼，又盡我們的力使人家亦

看透人家自己的；因為埋在暗處的無意識的衝動要是不發見出來於理性有妨礙，討論所不及，一定不會有客觀的結果。

有許多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著作家，他們判斷一個社會制度的好壞，就只問造出來的結構是不是看起來很像樣的。他們有時候忘記了社會是個組織成的，社會的得失總不外乎從個人生活的情形上看出來。他們當着國家是自己存在除了他裏頭國民以外另有生活似的；他們所謂國家的好處大概是一種美術的或是道德的滿意的地方，不過他們自己不覺得有這種標準就是了。經說上帝造了世界看見造的很好，我們知道一定不是從住在世界上那些不幸的人的觀點看的，一定是一種所謂高尚的觀點，大概是美術的贊賞的態度。同樣，社會理論家造出些理想世界，他們雖然會想得到一定沒人愛住在頭裏，但是偏贊成他。因為裏頭樣樣事情又乾淨又整齊，什麼時候個個人照中央的計畫做什麼一定的事情，他們服從那個

管理人的命令猶之乎全宇宙的服從上帝的命令。那理論家自然覺得自己已是坐在行政官的椅子上。這種社會理論從黑格爾(Hegel)的哲學的勢力在大學教授當中很通行：他用他來贊許普魯士帝國，他的各國的徒弟就在各國幫助守舊的勢力。自從歐戰以後，黑格爾的勢力打了一個大折頭，人家說起來總算是因為德國侵犯比利時的一種不可解的結果，但是別種形式的相似的主義仍常有存在的。實業主義的應用於程度淺的國裏的，多分都是這種的；有實業思想的人再也不能想讓許多愛懶的人民整日的坐在香蕉樹底下，等香蕉熟了掉在嘴裏就吃，那麼樣享不生財的懶福。有幾種社會主義不免有這種偏見；他們只要求造成一個理論上很好看的國，不問他裏頭人民的情形於這種制度合得來合不來的。帝國主義的一大部分亦是這樣的；在地圖上看見一大片自己國土的颜色是很愉快的，看見自己的土地東一塊西一塊被人侵犯剩下來不很整齊的是很不快活的。

我們用觀賞的態度而不用實際生活的理論，這種思想的習慣的來由是因爲我們對於自己暫時觀察時意見覺得要緊而對於多數的別人在政府底下受苦的地方容易忘記。這種習慣是社會學許多謬談的來源。無論誰要做社會學家，應該天天自己背一句很簡單却是很要緊的格言，就是一個國家是人民得要在裏頭過日子的東西，不是專門給人家書裏念的或是好像從山頂上看風景似的觀賞的。

以上所論的是幾件我們以爲錯誤的評判社會的法子。現在要討論我們能贊成的法子了。

一個好社會裏有兩個條件：第一，社會裏人民現在的幸福，第二，社會以後再進步的機會。這兩件並不總會同時並有的。有時候一個社會裏一點現在的幸福都沒有，而有將來變成空前未有的大進步的萌芽。有時候一個社會裏有很多的幸福，但是一點沒有進步，到後來變成衰敗。所

以我們在研究理想的社會的時候應該把這兩件當作截然可分的兩種成素。假如社會的動理學比現在進步些，假如預料的方法比現在靠得住些，那就將來進步的方面比現在的幸福更要緊。但是在事實上政治學去科學的程度還遠，社會的將來又是那麼說不定，所以現在知道必有的幸福，一定可以比得過將來更大更長久的但是未必一定有的好處；俗語說「手裏一個烏值得林中兩個」——在林中要是連有烏沒烏都不知道這話更真了，所以我們先討論討論什麼可以增進現在社會裏的幸福。

要評判一個社會的現在的幸福，有兩種錯誤我們應該改的，就是貴族的錯誤和局外人的錯誤。我們剛才已經談到從外面旁觀的錯誤了。貴族的錯誤就是只問對於社會上少數的佔優先地位有什麼好壞。古代埃及和巴比倫的君王，教士，和貴族，過的非常的舒服，但是社會上別的部分大概都是些奴隸和下屬，他們的生活一定是很窮苦的。現在的資本制度的大

資本家，亦有很快活的生活，他們又能練練自己的才幹，又有物質的舒服，又被人羨慕。但是多數的工人可只能做一個大械器的一部分罷了。他們因爲生計問題，不能不被拘束在這種地位，除了罷工或革命以外沒有可以得自由的法子，但是這種法子自然於他們生活上亦很危險。爲資本主義辯護的人常贊揚這種制度可以給有才幹的人發展的機會，但是這還是一種貴族思想的錯誤。在新國裏頭，譬如像從前的美國或是現在的南美洲，那句話還可以說得過去，所以在這種國裏我們看見的資本制度是頂好的現狀，但是在老國裏頭，他的富源已經都開闢了，他的人口已經增加到盡土地所能支持的數了，那時候所謂發展辦事才幹的機會不過限於少數人罷了。例如美國鐵路史的初葉裏盡是些大冒險的大事業；那時代的鐵路大王猶如十七八世紀的海賊似的。但是要看看現在英國的一條鐵路，那不過是一件很平淡的事情；他的資本大部份是在無數的少女和孤兒的手裏的，不

的，亦不鼓勵人家做什麼新事業。有人從表面上看起來，以為這是英美兩國人性情不同的緣故，其實是因為地理和實業發達程度的不同才如此。但是無論如何，就是看四十年前美國資本制度最近情理的時代，亦不過是幾個異常好進而沒有顧忌的人才會得法。這類人照定義說自然總是佔人民的少數，但是一個社會制度只能給少數的人滿意就算好這些不還是貴族的錯誤嗎？我恐怕有許多社會主義家亦犯同樣的錯誤；他們想像實業在國家手底下發達的時候，他們看見自己在這極樂世界裏做國家管理的一部分，不想到做平常做工人當中一部分的。大凡在一個中央集權的官派的國有社會的制度裏頭，那些主持行政的人他們除了不私擁巨產以外其實享盡了現在資本家所享的權利，而且在現在這些好勝的資本家他們並不頂在乎發財享福，不過就把經濟的發展做他的權威大小的一種

標記可以使他的同類恭敬他罷了。但是在國有社會主義裏非但實業的主持者有特別舒服的生活，所有的行政官員都是如此的。你想一個人坐在公事房裏拿干涉人家做事來做自己過光陰的法子，自然比在礦裏做工或是在輪船上添煤的人快活些。可是有許多種的國有社會主義一點不顧到補救這種不公平的地方。從實業制度所發生出來的不公的地方，除貧富不均以外還有許多別的呢。除非這些別的地方亦改去，那麼就是有了社會主義，其實平均工人的生活不會比現在快活到那裏去。這一層是常為勞動政黨和官派思想人所容易忘記的，因為他們總想改了過來，他們自己是做首領的或做官的，不當平常的工人想的。所以他們對於自己所要創造的社會的評判其實亦含有貴族的錯誤在裏頭。固然也許世界上的病須得要一樣一樣的醫治，也許要先治了貧富不均的病然後再治權力不均的病，或者做事苦樂不均的病更要晚些醫治。也許一個中央集權的

官派的國有社會制度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步，我並不是否認這些話。我所否認的就是說這種社會就算是好的；我想隨便誰只要能替社會裏個個人的生活都設身處地的想想，他就一定不會滿意於一個只讓少數人有用能力和智能機會的這種理想的社會。

一個社會的制度要不限制幸福於一階級或一種性格的人，而使他普及到個個人身上，就一定不可以太有系統或太有規則，一定不能是一種喜歡管理的人腦子裏畫出來用刑法和刺刀維持的社會。因為各人的生性不同他們所需亦不同，我們應該設法供給人人所需的不同，以不防礙別人為度；侵掠的衝動自然應受限制。這種限制的缺乏其實是現今世界大病之一。但要解放人的各種創造的衝動亦有同等的必要。這就可見嚴格制度的險處。一個軍閥機器或是一個實業的機器待個個人一樣的，只有少數的幾個主持的人在例外；此外沒有出格的機會；不是從上頭命令下來

叫做的事情就不贊成做，對於不願意自認爲大機器的一個輪齒的人，一點不能容忍。

恐怕一個社會制度所應有的最要緊的特性，就是他一定要是一般人民所相信的。近五百年來歐洲在我們所謂「文明」的方面進步的可以算空前所沒有，但是同時一步一步的所有的信仰都漸漸的消散了。我並不專指宗教而言，宗教固然亦是一部分。我是說現在的社會制度所根據的問題亦受搖動；所有主權的所在，人都對他發生疑問，對於所有的相沿下來的制度人亦不再不言而認。這回的戰爭和俄國革命可以算給所有剩下來

的信仰刺了末了一刀。在歐戰的起首，平民政治還是一句同仇的目的，人還肯爲了這個信仰犧牲自己的生命。到打完的時候就剩了可憐的威爾遜總統一個人還孤零零的對着一個冷世界提創他的主義，這世界不過竦

竦肩膀還照舊樣做事，一似他沒有說過話似的。也許社會組織的存生免

不了些須不公平的地方的，無論如何，一時總免不了這樣的。但是在信仰堅固的時代，人常以為是命裏定的，所以後世人看來是不能忍受的苦他們忍受過去。現在可不然。現在相信不公平的，只有從中取利的人，而且就是這些人他們心裏亦覺得他們的信仰不誠，不過是一種掩飾私心的心理罷了。不過在這個控告裏頭我要除掉美國的大資本家，他們不能算口是心非，因為他們的不懂近代思潮，除了幾個中部非洲黑人之外沒有比得上他們的。所以美國資本家還是誠心的贊成資本制度；但是別處的做生意的人只不過希望他延長到他們死時就夠了，可就是他們只要有充量的機關槍和戰船來打死或餓死那些鼓吹一個（在他們心窩裏其實也贊成的）主義的人罷了。這種不誠心的信仰亦不能給他們快樂。那些資本家總還想騙自己說對俄國的戰爭是一種義軍，但是在全歐洲沒有能夠真騙過自己的。除掉資本家以外，沒人能夠做出個贊成舊制度的影兒來的，人人

都看見舊制度是發生歐戰的，封鎖俄國的，踐踏愛爾蘭的，餓死德國奧國的，拘禁或殺死社會黨的，而且在我們舊文明將傾的大廈裏，還是依然的同名爲朋友的各國頑從前的明爭或暗鬪的侵犯政策，這種制度不會造幸福出來。非但名義上失敗的人受苦，非但敗國或是小工覺得生活沒有意味。就是歐洲西部光景好的人亦失了一種值得生活的意味。生活既然沒有目的，人都往快尋娛樂上去。但是這種新添的娛樂更使人生活無味；肉體的娛樂愈多，精神的窮困愈甚——人心裏不覺有什麼幸福的味，只覺得萬事皆空似的。

要治這種病只有使人能真有信仰的一個法子。凡是一個人必定要覺得他一生是要緊的才能會快活；要是他一天只有愉快和痛苦的來復，一點沒有他自己以爲有價值的結果出來，他就一天總覺生而無味。在現在多數人這種心理是隱着自己不覺得的，因爲自己不覺得，所以更難免他。好

像一個鬼總在人肩膀後頭時時刻刻伸到耳朵邊說兩句酸心的話，但是從不能面對面看見的。一經見面承認了，這種喪志的心病可以有法醫治，但是這個需用一個新的信仰，一個可以代替尋娛樂的目的。雖然話似古派，我想一個人或是一個社會要是沒有一種責任心或義務心，很難有滿足的生活的。

現在維新的人所能信仰的又完全沒有迷信的，只有一種義務，就是對於社會的義務。從前還有一個時候可以把上帝，國家，家庭，等名辭來感動人心。這種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些信仰是戰爭時候年長的居高位的用來趕年輕的上屠場上用的。那時多數年輕的人相信那仗是的確爲了一件要緊的事情打的，但是現在仗算打完了，他們也明白他們的娛會了。這戰爭裏生出來的結果除掉生出反對所以致戰的制度的革命聲外沒有別的好處；敗國的舊惡盡被勝國學了去，現在惟一的新希望還是從俄國來，就是

這回戰事上最失敗的國，我相信世界上只有共產制度能再造世界的幸福，醫治戰禍留下來的病態，能使人覺得除尋樂外還有值得做的事情，可以制馭人的因窮困而殘酷的野心。現在俄國共產黨對他們所提創的制度，的信仰固然是有點粗簡，手段有點辣，也許都有點不到時期，但是他能使人民有一種別國所沒有的快樂；他能使人耐苦冒險而保存一種新鮮暢快的精神，是黑暗的西歐所沒有的。就是共產制度一樣別的利都沒有，光是他能當一種創造的信仰能使新人物實際的信奉，這已經可以够做世界的新希望了。

現在我們要講一個好社會的第二樣特點了。就是他一定要能前進的；一定要能往再好裏進步。這基本的進步是很少從舒舒伏伏和社會現狀相合的人來的。例如我們要希望有個新世紀，總不見得指望那些資本大王提倡的。同樣，現在我們假如設想共產制度已經成立了，那時社會上的

新進步多分不見得從上頭管理的官員或是無論什麼因改受累的人提議出來的。社會上各種進步總是來自創造的人物，科學家，美術家，思想家，他們多數大概也是社會現狀的批評者。許多人受了商業思想的影響，總以為要緊的進步就是製造方法的進步，機器的改良，和交通的改良等。這個一向是有這事的，因為從前人工的出產不足以使個個人有好好的生活。但是現在不然了，有我們現在科學的生財的方法，只要有一個科學的共產制度的組織，應該可以沒有人過勞就可使個個人有舒伏的生活。人生上既然有了够用的物質的貨品，就用不着再多積聚什麼多餘的。這都是有商業競爭的制度，再加上極富人家用途的奢華，纔使得貨物的量看得很要緊似的。我們物質文明的程度已經可以够使個個人夠用而且有閒空。所以現在要緊的進步不在物質而在精神上。我們總希望在共產制度底下，有許多從消除奢華和軍費上省下來的能力可以用來求知識和增進人

生的優美，可以把從前實業前時代少數人所有的美術的長處叫回來散佈於社會全體。但是假如要希望這個，一定要讓創造的人有完全自由，像科學家、美術家等，這些人一定不可以處處受政府的管束，或是一定逼着做合於時宜的事情。要是沒有自由，那麼無論什麼比本時代看的較遠的人一定不能供獻他所見。凡是改良的事情，在初改的時候，總是為多數所反對的，但是沒有時時改良的事情，社會怎麼能進步？所以異常人的自由權，只要他的事業是創造的，不是破壞的，這是無論什麼社會的進步的最要的條件。在行政人的心理，總以為自己像天帝似的，能判定無論什麼新思想的好壞。這種心理很危險，而在初行共產制度的時候更甚，因為這時候行政人的權柄會比平常還大。要免這種危險只可以特別承認創造的事業的要緊，而且承認最好的創造大概總是為當代人所指斥的。美術家和科學家一點都用不着特別的獎勵，因為他們當中最好的並不在乎這些上

頭，他們本來因為愛作而作的。但是最要緊的就是給他們創造的自由和發表的機會——例如一個科學家有了什麼結果應該能發刊他的報告，不可以令他先巴結了印刷局的局長才準他發刊。這種希望自然而然的會實現，只要共產制度來的時候是用解放多數人的精神，不是用懲罰少數人的意氣而來的，只要是因為我們愛所要創造的好處，不是因為恨所要剷除的壞處而來的。在這過渡時代要使進步加快自然難保不用惡惡的心來助人的毅力，但是更記得凡是消極的主義總不能作為基本的目的。設使拿仇恨心來做基本的目的，所造出來的制度一定是很專制和嚴酷，非但在該如此的地方如此，就是在妨礙進步的地方亦然。我們所要創的世界是一個盡是希望盡是歡悅的世界，不是一個專門為着限制人的惡性造出來的世界。不好的衝動固然應該受抑制，在這過渡時代他們還強的時候更要緊，但是這不過是一時的事情，不是他的主要的目的或精神。要想改造

出來一個較好的世界，我們主要的目的和精神一定要重在解放人的創造的衝動，使人人都可以見到用了這些衝動所造出來的生活比到現在這樣一輩子發狂似的抓人家所要的東西所造出來的要快活的許多倍。共產制度一經實行之後可以安排人生物質方面的事情使人忘記有什麼麻煩，可以讓人的精神空下來自由的做出使人類真有榮耀的事業。

SCIENCE OF SOCIAL STRUCTURE

A Lecture Delivered by

B. RUSSELL

Reproduced in Chinese by

FU LU

1st ed., Nov., 1922

2d ed., Jan., 1926

Price: \$.2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社會結構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筆記者伏

發行者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上海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